

東亞文化之黎明

濱田耕作 著
汪馥泉 譯

黎明書局發行

東亞文化之黎明

濱田耕作著
汪馥泉譯
黎明書局版

1932

版
權
黎
明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1-2000本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一日初版

<p>東亞化文之黎明 著者 濱田耕作 譯者 汪馥泉 發行者 黎明書局</p>	<p>上海四馬路中市 總批發所 黎明書局</p>	<p>分發行所 北平 佩文齋書莊 廣州 共和書局 廈門 新民書社 開封 豫郁文齋莊</p>
--	------------------------------	---

1941
改訂實價一元八角

原序

本書底內容，係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在京都帝國大學底特別講演中，分三次講演會分載于歷史與地理雜誌的。現在單行而成一書，有加以若干的修訂的處所，但在大體上不敢有所變更。當時曾以多數的幻燈映畫輔助講演。

現在選擇其重要的若干，插入本書中，祇其一小部分。如這關於東亞文化底黎明的研究這麼的廣汎的問題，固非如此的短時間的講演，小冊子底論說所能盡，又一方面不但希望精細反常常失却要領，而煩瑣的詮釋到底是專門學者底工作，一般人士所需要的知識，如其信任其成果與綱要，那末，這小篇對於讀者也不一定是全然無用的東西吧。所以應刀江書院之請，而刊印單行本。又作為附錄而揭發的日本文化底黎明一篇，是去年十一月史學會大會底講演，雖與本篇不無多少重復的處所，但因為也有補其不足，

述所未及的，所以把它附載了。還有，我們底研究底一端，另集爲東亞考古學研究，行將出版。望好學之士參照之。

一九三〇年二月

濱田青陵

目次

一	序言	一
二	東亞底舊石器時代	五
三	中國底新石器時代及其人種問題	一四
四	彩繪土器與西方文化底關係	二六

五	殷墟底遺物與金石並用期	三七
六	中國青銅器文化底極盛期	四六
七	鐵器底使用與所謂秦式底藝術	五四
八	所謂斯基脫文化及其影響	六一
九	漢代底文化	七二
十	漢代文化底東漸與南滿北鮮	八三
十一	南朝鮮與西日本底中國文化	九三
十二	原始日本	一〇五
附錄	日本文化底黎明	一一三

圖版目次

圖版第一	中國舊石器……………	第一〇頁後
圖版第二	中國及滿洲新石器……………	第二〇頁後
圖版第三	中國原始土器……………	第二四頁後
圖版第四	中國甘肅彩繪土器……………	第三〇頁後

圖版第五	殷墟遺物(一)……………	第三八頁後
圖版第六	殷墟遺物(二)……………	第四〇頁後
圖版第七	殷墟遺物(三)……………	第四二頁後
圖版第八	中國秦式古銅器……………	第五八頁後
圖版第九	斯基脫式銅器……………	第六四頁後
圖版第十	蒙古漢式古墳刺繡……………	第七〇頁後

一 序言

我在約距今六年以前，曾在類似的題目之下，論述過同樣的問題〔註一〕。又當把這論述纂入集合我底雜文的書中的時候，因為許多新的研究相繼產生，有了好多不能不修訂我底議論的處所，所以曾經附記着待有機會來發表它

的意旨〔註二〕。這次的講演，所以選定本題，除相信這個問題也許在諸君很感興趣之外，還有一點，是因為想趁這個機會來修訂我底前論。因而預先聲明，與前論全然相同的處所很多，同時，或者改變或者增益的處所也不少。在改變前論的處所，打算一個個地指摘出來。

以中國為中心，接近其東方的朝鮮半島與日本羣島，其天然的地形上，歷來形成一個親密的文化的團體，這現在是不必再說的事。但這東亞底文化，如何地產生，又經由如何的徑路，文化波及其團體底各部，又其年代如何等

問題，在我們，是最痛切地感到興味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由於近來的各種自然科學、文化科學，尤其是考古學底進步，藉從事于這些學術底研究的學者底努力，這些問題，漸漸在解決了；但其充分的結果，當然有須俟諸將來的，這是不消說的事。雖則不充分，雖則漫漶，但漸漸得到科學的立脚地，有了解決底端緒的處所已不少；關於『東亞文化底黎明』的研究本身，已入黎明期，這是可以說了的。因此，或者，現在由于資料底貧弱而來的假定說，也得到了豐富的證據，更增加了確實性，或者，謬誤的推測，

其本身即令被破壞，但正確的見解，也可以從這里引出
來罷。所以我下面，主要的，是想從考古學上，以中國爲
中心，就朝鮮、日本即東亞底文化底源流，基于現在的學
術底造詣，有了如何的觀察法，尤其是我自己底觀察法如
何，敘述一個大概。

註1 在一九二二年一月大阪朝日新聞上數次連載。後來，該

文集錄于朝日新年文集中。

2 見拙者百濟觀音（一九二六年）。

二 東亞底舊石器時代

人類文化底自然的發達底歷史，經過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的所謂文化底三時期，這是不獨在歐洲，在亞細亞大陸，也大體上適合的現象。當然，不經過青銅器底使用便進鐵器時代這種稍稍變則的底發展，也並非

沒有；但在知道金屬底使用以前，人類有以石作利器的時代，這從現今的野蠻人底實際上來推測，是幾乎不容疑慮的。

因此在中國，在周、漢時代底燦爛的金屬文化發現以前，中國既非無人之地，不論造成它的是漢民族或其他民族，總之，石器時代的文化在中國存在過，這是誰都能推測的。不但如此，近年來學界底傾向，求人類底初現地于亞細亞大陸底高原地（即自中央亞細亞至蒙古一帶），這更使我們在中國期望着最古的人類底遺物了。便是一反于

歷來許多學者求人類底初現地於歐洲西部的地方或其它的地方，現在說並非森林地而乾燥的高原地方的中亞、蒙古地方，爲人類——更古的一切龐大的哺乳動物底根源地的學說占勢了。如美國底奧斯朋博士（Henry Fairfield Osborn）是這種學說底『選手』；終於在兩三年來，派遣大探險隊到蒙古地方，安德留斯氏（Roy Chapman Andrews）等學者陸續地得到了偉大的結果，這是在諸位底耳目中也尙新鮮的罷。這次探險底結果，雖不幸未發見人類底祖先底遺物，但是使這人類底初現地爲中亞地方的思考漸漸鞏固了。總

之，在亞細亞大陸中，鄰近中國的中央亞細亞是人類底發祥地這思考，在我們是頗有興味的事〔註一〕。

但這人類底初現地在什麼地方的大問題，暫且不講；人類文化底最古的階段的，這石器時代中的舊石器時代，在歐洲各國有着許多的舊石器時代底遺物，在中國存在着嗎，這是須得研究的。這舊石器時代，是隨着已經絕滅或變更了棲息地的哺乳動物，人類棲息着，專用最原始的不加磨製的石器的時代，至少被想像爲二萬年以上的古昔的時代；顯示這舊石器時代底人類底存在的證據的遺物，

迄數年前，在中國附近，全然不知道。但我在以前的論文中，曾說雖還不能知道舊石器時代底確實的遺物，可那廣大的學術的未開地上的將來的發見，不但決不能否定，從理論上講，也不能否拒其存在；實際上，這舊石器時代底遺物底發見，在這幾年來，在中國底附近，儘在被報告，這是可驚且可喜的事。

就是，在中國底西北端西伯利亞，在葉尼塞河(Yenisei R.)上流密奴新斯克(Minusinsk)地方，早自一八八六年以來，薩文珂甫氏(Savenkov)，德·倍伊氏(De Bay)等

，發見類似歐洲底自摩斯梯期（Monstertian）至奧利納克期（Aurignacian）的東西的舊石器，其地層及其存動物底狀態，其後於一九二〇年，也由梅爾哈脫氏（Merhart）確定了【註二】。其次，在中國陝西省底北部鄂爾多斯（Ordos，河套）地方，一九二三年，法國底學者利桑、台伊拉爾·德·夏爾唐兩師（E. Licent, Teilhard de Chardin），發見了確實的舊象與犀等動物底遺骨，及以爲是摩斯梯或奧利納克初期的形式的石器，這不能不說是最重大的事件【註三】。又安德留斯探險隊底考古學方面的專家納爾遜氏（Nils C. Ne-

Leon)，在戈壁沙漠中，發見摩斯梯期的石器，據說還有更古的亞休爾期的石器似的東西〔註四〕。（這最後的戈壁發見品，正巧去年，我在紐約，承納爾遜氏給參觀過了。）由於如此的最近的發見，我們至少可以知道，自中國北部到蒙古西伯利亞北方，製作那與歐洲底舊石器時代中，其後期摩斯梯或奧利納克期的石器相類似的器具的人類，在悠久的古代，曾經棲息過。但這人類，並非舊石器時代前期的人類那麼的舊人種，是屬於現存的人類（Homo iciens）的，這是明明白白的事；可這便是漢民族底祖先否，却不一

易知悉。但說這是絕對無關係的，這却不能再作這以上的斷言了。又在日本、朝鮮，這個時代底人類底遺物，還沒有發見；但在理論上，說將來不能發見，是決不會的。

註 參考書，以下，只是寫下最近便的幾本。

1 Osborn: *Man Rises to Parnassus, Critical Epochs in the Prehistory of man.* (1928)

2 Merhart: *The Palaeolithic Period in Siberia; Contributions 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Yenisei Region*, translated by Mac Curd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s*, 1923)

30 *Licent et Teilhard de Chardin: Le Palaeolithique de la Chine.* (*L'Anthropologie*, 1925)

Boule, Breuil, Licent et Teilhard: *Le Palaeolithique de la Chine.* (1928)

4 Nelson the Dune Dwellers of the Gobi. (*Natural History*, 1926)

Andrews: *On the Trail Of Ancient Man.* (1926)

三 中國底新石器時代及其人種問題

中國底舊石器時代底遺物，如前所述，是最近才發見的〔註一〕；其次，進了新石器時代，是如何？這個時代底遺物，是很豐富地被發見了的；不但在中國，在朝鮮、日本也存在着，在亞細亞其它的地方也廣汎地分布着。關於

這新石器時代的智識，在文獻上是很早就殘存着的；但在考古學上，也祇自二十年以前，才漸漸明白的。就是勞弗爾氏（Bethord Laufer）等在陝西、山東地方蒐集的磨製石斧之類（其中，有孔的石斧也很多。）〔註二〕，羅振玉氏自河南彰德府底殷墟，與骨牙的製作品一同到手的磨製石廚刀之類，及在遼東半島，以旅順底老鐵山附近爲始及魏子窩等，鳥居博士及其他暨我們底調查研究了遺跡及遺物〔註三〕等，是稍前知道了的主要的例子。近年，瑞典底安特生博士（C. G. Andersson）在奉天、河南、甘肅等，

發見新石器時代及自新石器時代至金屬時代的過渡期底頗重要的遺物；又納爾遜氏，在蒙古戈壁沙漠，發見舊石器時代的東西，同時也發見新石器。如此，在新石器時代，自中國底中央部到西疆東邊，到處有人類居住着的證據，已確實地舉了出來了。

從科學的基礎上，來講人類自石器至青銅器、鐵器底使用爲三個階段的發達的，是到十九世紀，丹麥底學者們才講了出來的，這是諸位所知道的；有趣的是，在中國，早在定爲漢代寫成的著作越絕書中，在楚王與叫作風胡子

的哲學者似的人物關於鐵劍的問答中，看到一種的『三期』觀。風胡子說，在太古軒轅、神農、赫胥的時候，兵器以石製作，在黃帝的時候以玉製作，到禹的時候以銅製作，現在則製作鐵兵。夏德博士（Hirth）與林泰輔博士等，以這爲證明中國底石器時代底存在的材料。固然，這個議論底根底裏，也許潛在一種的歷史的記憶；但我們現在，却不能便以這證明中國底石器時代。只有根據實際的考古學的資料，以科學的考察來進行。因此，以適才講的越絕書底文句來看，現在在中國發見的石器，當然說是中

國人底祖先所使用的了；但當真我們從考古學上看到，與這相同否，這須得研究一下。

勞弗爾氏所蒐集的石器類，原本不是勞氏自身底學術的發掘底結果所獲得的，所以其學術的價值很少；據勞氏說，這些磨製石斧，是從中國人認爲周代底古墳中發掘出來的，其中有孔石斧很多，這因爲其形式與周代等所用的叫做圭的玉器很類似，或者甚至看作全然與圭同樣的，所以這些磨製石斧看作中國人卽漢民族自身製作使用的，實是自然的觀察法。又於上述的圭之外，叫作璧的有孔圓板

狀的玉器，如林博士〔註四〕與夏德氏等所說，不但可以看作石器使用底遺風，後面詳述的河南省殷墟發見的石廚刀，其製作底型式被看作金石並用時代的東西，與骨鏃及其它的骨角製品伴出，這也被看作漢民族祖先的東西，這是最自然的見解。但我訝異：勞弗爾氏一方面承認陝西底石斧等與玉斧底關係，爲什麼却躊躇於推測中國底新石器時代底存在——尤其是中國人底石器使用時代底存在呢〔註五〕？

其次，講到安特生氏，是就實際的遺跡加以調查且舉

行發掘的，所以其考古學上的結果，比勞弗爾氏要重要得多。關於安氏底發見品，打算在下節中詳述，例如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發見石器，闡明石斧中，尤其是有孔石斧、石環、半月形或長方形的石廚刀等，是有中國石器底特色的東西，又對於與這些東西相伴的土器，也注意到，以將所謂鬲形的器形爲代表的單色土器爲中國新石器時代底特有的東西，說這有文化的，便是中國人底祖先的原中國人 (Proto-Chinese) 【註六】。

在近於中國邊境的山東與南滿州發見的石器，也與陝

西方面的同樣，有有孔石斧之類，在全體上來看，我以為毫無特異點；以在日本、朝鮮及其他太平洋沿岸很多看到的有孔的石廚刀等底被發見這稍稍特殊的現象為理由，有的學者說這是漢民族以外的民族遺留下來的罷。就是，鳥居博士等以為這是自黑龍江附近擴至南滿州、山東邊界的通古斯族即肅慎氏底遺物，而據謂古昔居住山東的靺夷、夷萊等也不外於這通古斯族〔註七〕。當然，這見解也是一種的觀察法；但是，那末為什麼在南滿州，發見與陝西等的同樣的有孔石斧的呢？又為什麼土器中也出中國文化特

有的高形土器的呢？又爲什麼不能承認與以通古斯族擴展到山東、遼東諸地方相同的程度地，漢民族早早擴展到這些地方呢？又，沒有必須拘泥於蝟夷、萊夷等文字的必要。居住中央的漢民族，將棲息邊陲，在文化底發展上落後的同種的民族，看作夷狄，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我是相信山東、遼東底石器時代底遺物，在大體上也是漢民族底祖先即安特生氏等底「原中國人」所遺留的罷的一個。就是，我以爲：與遼東半島及山東地方有通古斯族底分布一樣，推測漢民族在漢武帝時的大征服以前，早自有史以前有

人種的波動，也擴展到這些地方，或者兩人種底消長有一進一退，其間并形成了人種的混合的；但從所說的中國式有孔石斧及鬲形土器等底存在上來，對於說它與漢民族及其文化沒有關係的說頭，到底不能贊成，所以如適才所說，將它在大體上當作漢民族底祖先所遺留的。他們固然以狩獵漁撈而生活，作小部落居住，但到後來，是經營簡單的農業（hoe culture）了，這也可從遺物上推察出來。那末；這新石器時代底年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這雖不易知道，但如一部分的史家所相信的那麼，比較的不是新

的，至少可以追溯到公歷前數千年前罷。但這個時代終了後，進入金石並用期，這如後所說，在中央部可以看做在殷代的公歷前一千五百年前後，在邊疆地方可以看做在周末時（即公歷前三四百年）。

註 1 有些學者，在舊石器時代之間，設中石器時代（mesolithic age），現在暫不用這名稱。

2 Lanfer, Jade. (1910) 及其它。

3 參照鳥居龍藏博士滿洲調查報告（1911），八木榮三郎君滿洲舊蹟志、滿洲考古學，東亞考古學會編魏子

高等。

4 林泰輔博士從中國古代底石器玉器上看到的漢民族（史

學雜誌第三十編）。

5 參照濱田耕作有竹齋古玉譜中的中國古玉概說。

6 參照下節註中的安特生氏等底著作。

7 鳥居博士南滿洲調查報告。

四 彩繪土器與西方文化底關係

在自中國底新石器時代至其末期的時代底遺物上，又加上了新資料與新見解的，這便是前面講到一句過的安特生氏發見的遺物。這于一九二一年，始于河南省濶池縣仰韶村發見，又于一九二二年，從奉天省錦西縣沙鍋屯底洞

穴中也被發見，又于一九二三年，從遠在西方的甘肅省、青海附近，也發見了許多，與石斧、石廚刀、石環之類相隨伴，發見了土器。有金屬器，雖則很少，也隨伴着發見的場合，所以安特生氏，把這些東西看作自新石器時代至金石並用期的時代的東西；最有味的，爲其土器，于黝黑色等的單色土器的粗糙的東西之外，有在磨研的赤色的地上，以黑色等畫以模樣的所謂彩繪土器（*Painted pottery*）〔註一〕。單色土器，與自滿洲方面也發見的石器時代底土器及漢以前的土器等似無大差異。至于彩繪土器，其形態非

常美麗齊整，全體底調子絕不是『中國的』，却有西方氣，一看，很類似亞美利加土人底土器；如在舊大陸上求其類似，那末，與在土耳其斯坦底亞惱（Anau）地方由美國底帕姆飯利（Pumpelly）探險隊底休米脫博士（Hubert Schmidt）發掘的土器及斯坦因博士（Stein）在賽伊斯坦（Seistan）獲得的土器，暨南俄的黎波里埃（Tripolije）底土器相類似，此外，與自波斯底斯薩（Susa）、巴比倫地方擴展到東歐羅巴，例如羅馬尼亞底古古台尼（Cuauteni）等的彩繪土器同趣。

這里，發生了這彩繪土器及與這相隨伴的中國底新石器時代底文化，是如何地發生的問題。就是發生了與其人種一同從西方進來的呢，還是單只其文化技術受了西方底影響而成就的這問題。關於這問題，發見者安特生氏，老早說，這是浴于與產生西方各地底彩繪土器的同樣的文化中的『原中國人』，在新石器時代，從土耳其斯坦邊疆移動到中國西疆，入甘肅，終於到了河南及其它地方，遺留了這土器的罷。反之，同是瑞典人的言語學者珂羅偈倫（Bernhard Karlgren），說中國人在這彩繪土器的文化以前，

早已居住在中國的地方，製作鬲形的三代土器，後來，從西方，陶器文化與有陶器文化的民族，一同流入了中國〔註二〕。又亞惱底土器底發掘者休米脫氏，指摘這中國底彩繪土器，在代表的黎波里埃等的東西的西方羣與代表亞惱、斯薩等的東西的東方羣之間，實類似西方羣；主張西方文化在新石器時代，從北歐及東南歐洲，流入中國（及日本）〔註三〕。

我于安特生氏發見的甘肅土器，在中國北京底國立北京大學所收藏的之外，幸于去年到瑞典斯德哥爾摩，得見

其大『收集』，親聆安特生氏底說明。安氏將他分作六期，最後的，是屬於與後面要講的斯基塔文化有關係的時代的，安氏底人種說也覺得多少有點不同；但總之，說這中國底彩繪土器與西方與底彩繪土器有關係，如弗朗克福脫（Frankfort）爲例外之外，大多的學者都不加以懷疑罷。因此，我自己比較安特生氏與珂羅侖倫氏底兩說，以爲珂羅侖倫氏底說頭較宜。就是，中國人至少，自新石器時代，已居住在中國的地方，其末期時，彩繪土器的文化與新的人種，一同侵入了來。如其安特生氏與土器一同發見的河

南、甘肅、奉天底人骨，據勃萊克氏 (Davidson Black) 底研究，是可以稱爲原中國人的〔註四〕，那末，這人種文化底流入，也不是根本地變更了中國人底血液的程度的，外來的要素，不久便被同化了。西方的人種文化流入中國的事，是有史以後也始終在反覆着的現象，恐怕這是有史以前的人種的文化的波動底最顯著的之一。安特生氏，把隨伴這彩繪土器的文化的時代，作爲公歷前三千年前後，這似太早，不能信從；但其最終期，約當周末時罷。

這雖順便，就中國與西方底關係要講到一句的，是歷

來在學者之間通行的中國人種文化底西源說〔註五〕。那拉克伯里氏 (Terrien de Lacouperie) 在半世紀前已提出了的，說漢民族底搖籃地在巴比倫，黃帝以巴克族（百姓）爲統御者而東征了的說頭，利希脫霍芬氏 (Riechhofen) 說自西域于闐地方西移的說頭，暨大約十年前薄爾氏 (Ball) 說巴比倫底古住民斯梅爾人 (Sumerians) 與漢民族是由同一根源分出來的說頭，多是以言語文字底比較等爲根據而出發，便以後來的漢民族與西方歷史上的民族關聯了起來的，從學術上來看，不能不說是頗薄弱的說頭。但關於中國人在人

種上及在文化上，與西方都有深切的關係與交涉，是考古學上的所見也證明了它的，這在前面已講述過。這固然與東亞底文化沒有直接的關係，但如兩三年前在西北印度地方發見，由賽伊斯博士（Sayce）等使注意了的原埃拉姆（Proto-Eramite）的底印象文字，的確證明了巴比倫底文化與印度西北地方底關係；并使感知其彩繪土器也與中國發見的彩繪土器有關係。如此，便不能不承認世界底文化，不獨現今，是自悠久的古代，亘東西都有關係，都有交涉的。

- 註 1 Anders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Bul. Geol. Surv. China, 1923);
The Cave Deposit at Sha-Kuo-tun in Fongtien. Pal. Sinica, 1923);
Preliminary Report o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Kansu. (Mem.
Geol. Surv. China, 1925); Arne, Painted Stone Age Pottery from
the Province of Honan. Pal. Sinica, 1923)
- 2 Karlgren; Andersson's Arkeologiska Studier i Kina. Litteris, Vol.
I. No. 2)
- 3 Hubert Schmidt; Prehistorisches aus Ostasien. Zeitsch. f. Ethnologie,
1924)

4 Davidson Black; Human Skeletal Remains of Sha-Kuo-t'un and

Yang-shao-tson

5 遺骨的參考書，過煩不錄。

五 殷墟底遺物與金石並用期

中國底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始於什麼時候，這要確鑿地講，很難；但如前所述，在中央部，自殷代時起，已儘在稍稍使用銅器，似進了新石器時代底終了的那所謂金石並用期。說到這是根據怎樣的證據的，是殷墟發見的遺物，

爲其主要的證據。這我在數年前也曾訪問過，在河南省彰德府安陽縣叫小屯子的村落底附近，說是殷代盤庚以來底故都，自一八九九年起，發見遺物，將它以稍形充分的形態介紹到學界上來的，可以說是中國底考古學者羅振玉氏罷。

其遺物，以石器、骨器、土器、青銅器爲始，有刻着文字的獸骨等。但是因爲還沒經過充分的學術的發掘，在其遺物底層位的關係等上有不明的處所；但總之，給與中國古代文化研究上的光明，不能不說實在不少。在其石器

中，有長方形或直方形的石廚刀，又有石斧。從其製作底式型上來看，如賽伊斯博士也說過的那麼，是使想像一面已開始了金屬底使用的，又實際上，如銅器底破片，也發見了一些。骨器中，有骨鏃、骨筭之類，如後者，與埃及底王朝以前的，稍有類似處〔註一〕。

但最有趣的，是發見了彫刻着與說是所謂三代底古銅器的全然同樣的饕餮雷紋系統的模樣的象牙，與獸骨的裝飾品及白色土器。這白色土器到底是怎樣使用的東西？當然，絕不以爲是殷代人當作日常什器使用的土器。只是以

爲，如新石器時代底土器那麼，單色粗糙的東西，有繩紋的赤褐色或黝色的東西，是日常的土器。於是，有的推測這是王侯貴族所使用的東西，或用於祭祀等的特別的器物 (objet de luxe)，其以精良的白色的陶土而製作的，是用以替代象牙的；所以，這也使用於銅器底原型的說頭，便發生了「註二」。在這裡，關於這些議論，暫不深究，總之，如上所述，如其以少數的青銅器與石器、骨器存在於同一層中，又如其相信這土地是殷代底都址，那末，可以推定，在這般的時代，即在公歷前一千二百年左右，至少，中

民族底一部分，已由新石器時代進至青銅器時代的文化了。

又自殷墟中發見的東西中，重要的是刻着文字的獸骨；實際上，羅氏等中國底學者，特別注意到這個地方底發見品的，是這古昔的獸骨底文字〔註三〕。這是以在牛骨、龜甲等底裏面，穿了孔，燃燒那個地方，在表面上發生的卜字狀的裂紋，以供卜筮之用的，先將其所要卜的用件的文字刻記在骨上，我雖則不能讀，但據羅氏等底研究，其內容以祭祀、田獵等事為主。由此，可以知道當時的宗教

思想與種種社會生活底狀態，所以實在，當作中國古代史底文獻，可以說是最古的東西。在其文字中，配合于支而起了的殷代帝王底名字等，也能看到〔註四〕。但某學者，以這骨板上的文字是簡單的「線的」文字，而所謂商、周等底銅器底銘上的銘文的文字却是「繪畫的」，所以是不自然的理由，及其它紀年法等點，懷疑這東西不是真品〔註五〕；但如其看到埃及在繪文字以前，有更古的線的記號，與繪文字同時有略字存在着，便毫無懷疑的理由了。我在實際上，曾一看其發掘地，又從最近董作賓其人底試

掘底結果來推想，斷不能把它看作贗品，但其後市場上有許多贗品出賣，這是事實。

總之，殷墟，有當作遺跡，尙未作充分的學術的調查的遺憾，但其遺物底大部分，作爲周以前的東西，在其性質上，毫沒什麼差池；我們由此，可以說發見了連絡中國底古典時代與先史時代的一個『環』。在這一點上，殷墟底發見，與在使連絡希臘底古典時代與先史時代上作最初的大貢獻的休利曼底發見比較，也沒差異罷。

註 1 參照羅振玉君殷墟古器物圖錄，林泰輔博士關於殷墟

殷墟底遺物與金石並用期

四三

底遺物研究（東亞之光第十四卷），Maspero, *La Chine Antique*. (1927) 第二章底參考書。

2 濱田耕作中國古銅器研究的新資料，傳爲殷墟發見的象牙彫刻與土器（國華第三九七號），Hamada: *Engraved Ivory and Pottery found in the Site of the Yin Capital*. (Memoir of the Research Dep. of Toyo Bunko, No. 1, 1926)

3 內藤虎次郎博士王亥（讀史叢錄）等。

4 劉鐵雲俄靈藏龜，及羅振玉殷商貞卜文字考，殷墟書契，殷墟書契考釋等。又一九二八年，在蔡元培氏之

下工作的董作賓氏底試掘，發見了骨板三千點，有文字
的七百個。

五

飯島忠夫君中國古代史論（東洋文庫論叢第五）等。

六 中國青銅器文化底極盛期

中國在殷代，自金石並用期，似終於儘在進入青銅時代，這是適才所講的殷墟底遺物告訴我們的；這個青銅器時代的文化，其後經過數世紀，到周代，終於達到了這個文化底極盛期。這，那周代底古銅器，是最具體地表現出

來了「註一」。現在如其把殷末 周初作爲公歷前十一世紀，把周末作爲公歷前三世紀，那末，中國底青銅器時代，比西方各國要遲得多。在埃及，新帝國，在殷代中葉已滅亡了；在西亞，亞西利亞國，到殷代末葉。只希臘米凱奈（Mycenae）底文化，自殷至周初都繁盛着，這個年代，正好中國也到了青銅器時代的文化底極盛期，製作那樣的古銅器，毫非不可思議的。也許有人以爲周代底銅器不能一概說是那麼古的東西，但這是不知世界底大局的謬見。

其次，發生了這個銅及青銅底使用，在中國是獨立地

起來的，還是由於一個中心波及到中國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有種種的說頭，又實際上，雖則還沒有充分的研究，但我以爲，至少，在舊大陸，是由西方亞細亞底一個中心起來，傳播到各地的。如其如前所述，在新石器時代，與西方的文化的交涉，也早已有不少存在着，那末，雖則現在關於其徑路還不能明確地知道，可是關於銅及青銅的智識是由西方傳到中國，這是很可以說的。固然，這是說銅及青銅底使用的知識是由西方開始傳來的，其後，在中國的土地上採掘了銅，這是不消說的。如其中國不產銅，

不論什麼時候都須自外國輸入其材料，那末，便決不能看到那樣的青銅器文化底隆昌。古代時，在中國，南方吳國底丹陽底銅山是有名的，又青銅底合金成分的錫，在南中國也出產多量，製作青銅器是在很適宜的狀態中的。

歐洲底青銅器時代，一般是屬於有史以前的，在中國，如前所述，有殷墟底骨板上的文字，到了周代尤其是周末，一方面存在着比較豐富的文獻，這個時代底制度文物底發達狀態，雖沒有專事依據考古學的資料的必要，但據考古學方面的研究，其文化如何地作高度的發展，依據那

顯示精巧的製作手法的銅器底遺物已很能想像了；這不消說，可以預想，與土器等不同，不是日常生活底什器，一方面王侯貴族這種有力的社會已成立，祭祀宗教的禮儀也已確定了，可以說是與周禮、禮記這種文獻的資料並行的文物底表象。

這個到了周代極盛了的中國青銅器，自殷代時也已多少顯現了，如前所述，現在我們，關于在與所謂殷（商）底銅器之間，有如何的差異，不能明瞭，是很感遺憾的。但與自周末至漢代製作的，顯示非常的差異，這却很明白

；可以說其器物底形式紋樣，以周代爲中心，形成一個完全的樣式，毫沒遺憾地發揮了中國固有的特質。就是，存在於新石器時代的鬲形土器，現在被翻譯爲銅器底形式，一方面成了洗練的鼎形，別一方面，自與甑相結合的甗的土器（從南滿洲貔子窩出土的〔註二〕）成了銅器的甗而完成了，此外，出現了尊、敦、卣、匱、鍾等種種有特徵的彝器，其著明的『收集』，以中國奉天北京底舊帝室底藏品爲始，可舉日本住友男爵底藏品等。又如原本爲端方底藏品而如今在紐約了的陝西省寶雞縣出土的撻禁一具及近

年河南省新鄭縣與孟津縣發見的銅器羣，是很可注意的。適用在這些銅器上的紋樣，是與在殷墟底骨片及白色土器上所見的全然同樣的動物紋，這展示了充分的發達。關於這動物紋(animal style)底起原，如後所述，有以爲與西方有關係的學者，但總之，在中國周代，成就別處不能看到的一種特別的發達，成了所謂饕餮紋、虺龍紋之類，又作爲地紋，看到雷紋底特殊的愛用。饕餮這東西，有人說是有辟邪的意思的邪視(evil eye)，其起原，我以爲怕在於人面模樣；虺龍，不必說，是爬虫類底模樣。一看以這些模

樣裝飾的各種銅器底器形，周代底文化與趣味，便全然歷歷在我們底腦中描畫出來了。

註 1 參照考古圖、博古圖錄、西清古鑑等中國底著錄，及錄住友男爵底收藏的泉屋清賞，暨端方底陶齋吉金錄等。

2 參照東亞考古學會編魏子高。

七 鐵器底使用與所謂秦式底藝術

自周末起，中國已漸行鐵器，到了漢代，完全進入鐵器時代了，如此說我以爲很是適宜。關於這一點，固然沒有確證，但從文獻上來看，有可以像上面那麼推察的地方，又從不相信到了漢代通行的鐵器立即代替了銅器的理由

上來看，也可以像上面那麼推察的，如此，一方面鐵器出現，關於銅及青銅的價值底看法漸漸變化，同時，別一方面，中國是從周末到春秋戰國的時代了，思想上大開放，哲學與文學方面劃了可驚的時代，在和平底產物的藝術方面便無論如何不能不墮落了。不，至少，周代底古典藝術是崩潰了，到新的藝術產生為止，只有繼續墮落衰頹的狀態了（其青銅底品質，一般地也成了粗惡及薄了）。對於這過渡期，我們沒有給與特別的名稱的必要，如其要勉強給與，怕有不適當的地方，叫作歐羅巴底學者們也在使用

的所謂『秦式』，也是一種方法罷。我們歷來是將它在周代之末附論，或攝入漢代處理的；近來，因得到稍稍豐富的資料，常常作為秦代底遺物而區別開了，所以現在，關於它來稍稍講述一下。

其主要的資料之一，是距今數年前，法蘭西底古董商華尼埃克氏（Warnieck），在山西省底大同附近叫 Li-ya的村落底丘陵之端，城壁底內部（因為也出了漆器片的，所以或說是墳墓，或說是祭祀，或說是隱匿的。）發見的二十餘點的銅器羣，相傳這是秦始皇於即位後的二十八年

，巡狩各地，祭祀山川時的東西。其器形、紋樣等，正是可認爲周漢之間，秦代底東西的。我幸於去年在巴黎得有參觀的機會，其大體的樣式，實是可以看作漢代底銅器的，而且其上面裝飾着的紋樣，是周代底壞了的一種的變形雷紋的平板的表面裝飾，以前那樣的有凹凸的浮彫式的地方全然沒有了，作爲周、漢間過渡期的東西，實是適當的，所以把它當作秦式也是絕不錯的「註一」。又自唱導了秦式這東西之後，歷來作爲漢鏡底極古的形式的一種薄鏡上加以淺的變形雷電紋的一類，現在也有人把它當作秦鏡來

處理了。無論如何，把它當作周、漢之間的東西，這是無異論的，銅器中的樣式底分類，在這數年間也漸漸精密了，這是頗可喜的。

原本秦是從西戎之國起來的，是在人種上、文化上與西方底蠻族的關係很深的國，在秦勃興了的周末戰國時代，隨着中國底政治組織底崩潰，北方西方底民族大事侵入中國，這是可以想像的事實。但這戎狄底侵入，此後常常反覆着，一方面，破壞中國文化，同時，對中國民族輸入新的血液，使中國振作新的元氣，這是不能否定的事實。

因而從這個時候起，在服裝等方面，所謂北狄底胡俗也傳播到中國，其穿袖的胡服，因為在行動上很便利，所以很流行，自六朝以來，風靡了中國。這時，北方民族底風俗的革帶、馬具及附屬於它的器具帶鉤之類，與施設在上面的意匠，一同到中國來了，這是很可能的。這自周末經歷秦代，到漢代（或漢代以後），雖則並不掀動中國底文化底大勢，但成了一個顯著的文化的藝術的要素。關於影響及於中國的北方民族文化，近年來，西洋底學者大事研究，我因為在前年未曾論及，所以下面想就它來稍稍講一

下。

註 1 Tizac; L'Art Ohiinois. (Paris, 1926) 卷。

八 所謂斯基脫文化及其影響

自周末漢初顯著地影響中國的文化底北方民族，大多是土耳其民族，雖則不會建築了他們自身特有的文化，但對於當時亞細亞北部通行的伊蘭系統的文化是最濃厚地受了洗禮過的。這種文化，總稱為斯基脫（Scythian）文化，

或稱爲「斯基脫·西伯利亞文化」。這種文化底根原地在什麼地方，還不會十分明白，據迄今所明白的，在高加索山及黑海底北方底『草原』(steppe)地方，即南俄底頓河(Don R.)、地尼伯河(Dnieper R.)底流域地方，至少，自公歷前數世紀至公歷後一世紀左右，發達着一種的青銅文化，占有着這個地方的民族，雖代代變遷，但其文化中一貫地有着特殊的東西，這是近年來，尤其是據洛斯克夫契甫氏(Postovtzeff)等底熱心的研究，已不能否定了【註一】。這個地方，當古昔在新石器時代，是有以與甘肅底彩繪土器相

似的彩色土器爲表幟的所謂『的黎波里埃及文化』的地方，後來伊蘭地方底文化北來，成了希臘人底所謂斯基姆梅利人（Cimmerians）的時代，其次，成了斯基脫人（Scythians）的時代，西方希臘文化底影響與其殖民，同能在這個地方被顯著地看到。其次，自公歷前二世紀左右起，仍是與斯基脫人屬於同種的薩爾瑪底人（Sarmatians）占領這個地方，終於到了羅馬時代；歷來，關於希臘文化影響這斯基脫人的國的事，學者們也在注意的。（克利米亞地方的古墳發見品中，黃金製品特別多，在這裏面也可看到希臘藝術

底顯著的影響。在他們之間，有特殊的文化藝術存在着的事，而且這不一定可貶爲野蠻或貶爲未開化的，確是一種特殊的東西，有價值的東西：這是近來所唱導的。

以這斯基脫人爲中心的文化，其根源發於伊蘭文化，因而是與巴比倫地方的西亞地方底文化有深切的關係的，在他們底游牧的生活之間產生的特殊點有不少存在着。總之，一種的動物樣式（animal style），對於這斯基脫·薩爾瑪底底藝術，成就了特殊的發達。其裝飾中，如馴鹿等動物曲了脚蹠踞着，猛獸吃馬，這種動物鬥爭的圖，及動

物底頭部暨其它的肢脚等，作爲紋樣底要素在頻頻使用着這幾點上，很可注意。洛斯妥夫契甫氏等，以爲中國商、周底古銅器中的等饗饗、虺龍等動物底紋樣也與這斯基脫底藝術有關係，至少，是從共同的伊蘭藝術的母胎中出來的。這是頗動聽聞的學說，這與以前在這斯基脫底藝術中認出中國底影響的拉伊奈克氏 (Reinecke) 是全然相反的看法。但我對於將這周代底銅器等中的動物紋樣便認爲與伊蘭及斯基脫有關係的，洛氏一流的說頭，難於贊同；固然動物紋樣與幾何學的紋樣底結合這大體的方式是類似的，

但各要素底類似不一定很顯著，說中國底全然模樣化的動物形，是從比較的寫實的伊蘭、斯基脫底動物樣式產出的，這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須說明其中途的階段。不，我們轉目而看大洋洲邊的野蠻人之間所製作的木器底彫刻等，其中同趣味的紋樣很多（墨西哥底瑪亞藝術中也有類似的），所以據上述的說頭，將須把這也歸於伊蘭藝術的一源了。所以我以為，中國底動物紋樣，是與大洋洲底野蠻人間底木彫等在同一的階段中的，看作發達到極端的一個例，這裏，沒有斯基脫等底影響，主要是中國人之間獨自發展

的，這種看法，很是妥當。

但這單是不承認商、周時代底古典的東西中的斯基脫文化底影響，通過周末至漢代的北方民族的斯基脫·西伯利亞底藝術有及於中國底藝術的顯著的影響，這在我，也不躊躇於承認的。就是，其最好的例子，從中國發見的帶鈎底裝飾、馬具底透彫裝飾等之中，看到必須看作斯基脫式的動物樣式，尤其是獸類底爭鬥或交錯着的紋樣之類；原來這些馬具、革帶等底使用，是由北方輸入中國、朝鮮的，所以隨伴着它的藝術樣式底移入，不僅是最自然的現

象，其特殊的模樣底相互的一致，到底不能說是偶然的符
合的。又這裏必須申說的有趣的事實，是一九二三年，俄
國底珂茲洛甫氏（Kozlov）從北蒙古色倫格河底上流地方底
古墳中發掘出來的遺物。其中，遺留着用於其墓室底裝飾
的精巧的刺繡，單單看它底模樣，便有斯基脫式的動物，
又有希臘方面底要素，也有中國的分分子〔註二〕。又在中國
起源的東西中，有與朝鮮樂浪底發見品全然相同的紋樣的
漆杯，上面有前漢建平五年（公歷前二年）的年號〔註三
〕；此外，證明中國文化藝術當時及於如此的邊疆的材料

，有不少存在着。所以我以為，自周末至漢代通過北方中國，斯基脫·西伯利亞藝術東漸南下，即令不曾根本變革中國文化藝術，却給與了它以顯著的影響；又隨伴着這個，對於各種的社會生活——包含衣服、武器及其它——也給與了不少的影響。但與這同時，在別一方面，同樣的程度地，傳佈到西方的中國文化藝術底影響，也須追尋的，但這與今天當作我底目的相反，所以且讓到別的機會去講罷。（又斯基脫·薩爾瑪底藝術，影響到斯干底那維亞及歐特式等的西歐藝術，也很顯著。）又漢代時影響到

中國的，不只這斯基脫·西伯利亞系統的文化藝術。或者經歷中央亞細亞，或者經歷南海，別的西方文物底影響也有。關於這一點，當在下節中去講。

註 1 Minns: *Scythians and Greeks* (Cambridge, 1913); Rostovtze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 (Oxford, 1922); Borovka: *Scythian Art* (London, 1927) 等。

2 於到茲洛甫氏底俄文報告之外，Yelts: Discoveries of the Kozlov Expedition (*The Purington Magazine*, 1926) 裏的文章，都是我們可讀的文獻。

3 關於這年號底解讀，梅原末治君子遊歷俄國時貢獻
很多。

九 漢代底文化

自周末通行的鐵器，到了漢代，幾乎完全代替了青銅器；這我們由於漢代底墳墓——例如朝鮮樂浪底古墳——底發掘底結果，可以知道。固然，利器以外的器物，雖則漢代以後也還長時期地使用着青銅，這是不消說的。（在

利器方面，鏃這東西，到了漢代，也因鑄造上的便利等，還使用銅鏃。(漢代的中國底文物底非常的發達，是豐富的文獻證明了的，其文學、哲學、史學等精神的方面底造詣不必說，即令造形美術的方面，雖則歷來於古銅器這種工藝的作品之外不能知道，到了這個時代，雖則僅少，我們也能看到建築、彫刻、繪畫方面底遺物了。這當然只是當代美術底產物底極小一部分，遺留在與墳墓有關係的石造物或墳墓中作為副葬品的明器等之上的片影，例如山東省底孝堂山與武氏祠底石闕祠堂，看了四川省及其它地方

底石闕、石獅之類，不但可以看到對於表現在其雄偉的動物底立像、採取故事的題目的浮彫或線刻上的造形美術的努力，而且建築上的斗拱的法式，顯示與遺留在日本底法隆寺等的六朝式底特徵屬於同一系統的空想的形式（*fancy form*），同時，在中國、日本等底建築上，其後二千年間一貫地支配着的斗拱等的法式，當時已早完成了「註一」。又銅器這種工藝品，也漸漸脫去周代底傳統，其形式也清楚了，紋樣也不使用於表面全體上而使用於局部了，其要素也是從前的動物紋大多潛影，愛用幾何學的紋樣與渦雲

磚、植物紋之類了。又到近年爲止，被疑爲後世的作品，精巧得可驚的金銀寶石等底鑲嵌細工，也大舉製作了。洛斯妥夫契甫氏，在這些上面也承認薩爾瑪底藝術底影響【註二】。

這樣的藝術上的大變革、趣味底大變動，到底是由如何的原因惹起的？這固然是基於周末以後，漢民族自身之間釀成的精神上的變化，但促進它、誘導它的外國文化底影響也可以在這里看到。前述的自周末波及的斯基脫·西伯利亞底文化藝術，也確是可以算作其一個有力的因子的

；此外，也可以看到幾多的西方文化底要素。漢代，至武帝時（公歷前一世紀），將國初以來蓄積的勢力振於四方，作大規模的民族的移動。當然，這是周代以來人口繁殖，文物在內部成熟了的結果。又雖只是反覆那自有史以前屢屢行之的民族的擴展，可這漢武帝時的勢力擴展，可以說是有史以後第一次的人種的文化的大擴展。所以它底勢力，西至中央亞細亞的西域諸國，南至印度支那地方，東自朝鮮半島至西部日本。（前述的外蒙古底古墳底遺物，也就是證明這一點的。）結果，一方面，中國文化影響

到這些地方，同時，這些地方通行的文化，及通過這些地方，那別國底文化，也流入了中國，這是自然的趨勢。武帝時派遣到西方去的軍人中，有到中亞底大宛國 (Fergana) 的貳師將軍李廣利。於其軍事底目的之外，隨伴着文化的結果，是不消說的，如將汗血馬 (Turkoman horse) 帶回漢朝是其代表的例子，且行了中國底馬種底改良；但更帶了重要的使命的，是張騫。

他是爲了作爲根本地覆滅中國底北方底大敵的匈奴的策略，與蹻蹻印度底北方的大月氏締結同盟而出去的。雖

則他底策略終歸無效，但其間，他經歷的中亞各國底文化，由於他介紹并輸入到中國來了，這實是關係很大的。

以大夏 (Bactria) 爲中心的中亞各國，是那希臘馬其頓底亞歷山大大王底大遠征底結果，在伊蘭波斯文物上給與希臘底文化的影響，行着所謂『希臘主義 (Hellenism)』的，其希臘的波斯的文化藝術，由於以張騫底遠征爲代表的交通，此後漸漸流入中國的情勢，不難推察了。在歷史底記錄上，對於李廣利底汗血馬，張騫底葡萄【葡萄這詞，據說是由希臘語「波脫留斯」(Portus)來的。】是被傳爲

其土產的，不只這麼的東西，以大夏爲始，從中亞各國如大秦即敘利亞這種成了羅馬領的地方底文化的影響，也波及到了中國。這葡萄，是美索不達米亞底原產；這與伊蘭地方底動物紋相結合，遺留了薩桑波斯底瑪西塔（Maschata）宮殿底石壁上那麼的大紀念碑。這是一方面入希臘、羅馬；別一方面，經中亞入中國，自六朝末，成了唐代底海獸葡萄鏡那麼的東西；向日本，在奈良朝也進來了（註三）。

由於這些影響，在漢代，已發生了上述的文化藝術上的大變革，我們這麼推測，不會大錯誤的罷。但比什麼都

更重大的結果，是從大月氏，在後漢時輸入中國的印度底佛教。那對於東亞底精神界今後所給與的影響，實是劃期的東西，這事實，是我現在不必再講的顯著的事實；其影響，是屬於在我今天底題目以後的時代的，所以不詳述了。只是講述一句：在這大月氏所居住的印度西北地方，那受了希臘美術底影響的所謂犍陀羅（Gandhara）底希臘佛教美術很發達，所以當初傳入中國的佛教美術也含有希臘的要素〔註四〕；因而這在日本底古佛教美術上也可以看到多少；近年來，德、法、俄、英及其它底學者，到中亞土耳

其斯坦地方探檢的結果，闡明了這種美術底徑路，這都是很重要的。

註 1 參照關野貞博士山東省底墳墓底表飾（東京帝國大學

紀要），Chavannes: Le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及 Segalin:

Mission archéologique en Chine，拙稿中國漢六朝式建築與法

隆寺建築底樣式（內藤博士還歷祝賀支那學論叢）等。

2 Rostovtzeff: Inlaid Bronze of the Han Dynasty. (Paris, 1927)

3 Hirth: Fremde Einflüsse in der Chinesischen Kunst 及拙稿關於禽

獸葡萄紋（國華）。

- ◆ Foucher: L'art gréco-bouddhique du Gadhara 及 Girinwedel-Burges:
Indian Art.

十 漢代文化底東漸與南滿北鮮

漢武帝時代的漢民族底人種的文化的擴展，在漢民族是有史以來的大事件，實在這在東亞底文化史上是一重大的事件；從遼東半島占住朝鮮半島而居住的漢民族與通古斯族等底混合而成的民族（其中以韓民族爲主），及占據

日本羣島而居住的日本民族，祇在周末時稍稍與金屬文化接觸，在全體上還是做着石器時代的長夢，移植金屬文化，使入于中國文化底圈內，終至使成爲歷史時代底民族，我以爲，東亞底歷史上超越這個的大事件，此外怕不多罷。所以我想就滿洲，及與滿洲連續的北部朝鮮底情勢，來講一下。

滿洲，如前所述，在石器時代，中國人已在殖民，其文化也波及了，以後，並不繼續追隨着中國中央底文化底發達，在石器時代中彷徨着；但自周末春秋戰國，其文化

備是流入，成了漢代的文化移植底素地。這，例如北自奉天附近，漸漸南下，至大石橋、瓦房店、熊岳城、貔子窩、金州、旅順、營城子等，發見明刀與方足布等的周末底錢貨，便可知道了。

但這遼東半島全然浸浴漢民族底文化，而入金屬時代，也是武帝時底勢力大擴展底結果，終於成了漢底一郡，是人種的文化的流波衝入後的事，且主要是遼陽以南底中國化。即以鳥居博士、鳥村孝三郎氏、八木裝三郎氏爲始，我們調查的遼陽、熊岳城、旅順底貝墓、甄墓、石棺、

石室的墓，不外於這結果所顯現的遺物；從它底內部，與五銖、貨泉、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等自前漢至王莽時代的錢貨一同，豐富地出土了漢式鏡、漢代底明器、泥象、漆器、銅器等，不外於最有力地講述這事實〔註一〕。又古墳中特別顯著的，可以舉我所發掘的旅順南山里刁家屯底五室甄墓與營城子底甄墓等罷〔註二〕。又在古墳以外，今年以東亞考古學會底原田淑人君爲始，我們調查了的旅順牧羊城，也是有趣的遺跡；去年發掘了的貔子窩管內碧流河畔底遺跡，是自石器時代至周末漢初的居住地，作爲石器

時代底東西，出土了埋葬墓、與安特生發見品異趣的彩色土器等，其次，作爲周末漢初底東西，與明刀、方足布、半兩、一刀錢等，同出土了鬲、甗等土器，是顯示遼東半島自武帝以前已浸浴中國文化，成了武帝以後漢民族殖民地底根據的重要的遺跡〔註三〕。

北部朝鮮，大體上與南滿洲是同樣的情況的。這地方，也是以通古斯及中國人等底混合民族爲主，自古占居着，有石器時代底文化，這可以用平安南道及其它地方底石器土器等底發見來證明，傳着與滿洲地方底東西大體上同

色彩的文化。殷末時箕子向北鮮殖民的傳說，即令這到現在，不能從考古學上證明，但到周末，由于平安北道甯邊發見的明刀等，明瞭了其交通之跡，告訴我們海東漸漸地浸浴中國文化了。在這素地上，中國文化底大規模的移植，自漢武帝時即公歷前一世紀時起遂行，朝鮮底北部，作為漢底四郡，成了其領土了。

如此，北部朝鮮，自石器時代或金石並用期，一躍而接觸鐵器時代的優秀的漢文化了。作為這漢文化移植底大紀念物，現在遺留着的，即平安北道平壤附近樂浪郡的故

地的幾多的古墳與土城，黃海道鳳山郡底帶方郡的故地的帶方太守張撫夷底墓等。尤其是從樂浪底遺跡，以有『樂浪太守章』、『朝鮮右尉』、『粘蟬長印』、『邯鄲長印』等的文字的印章爲始，作爲古墳底副葬品的銅器、漆器、玉器、鐵器等精巧的東西，由于關野博士、藤田學士、原田學士等底發掘而發見，漆器上以可驚的優秀的繪畫爲裝飾，刻着自前漢始元二年（公歷前八五年）至後漢永平十二年（公歷六九年）的年號等，當在中國本土未行充分的學術的調查的現在，在中國文化底研究上給與了重要的

贈品 告訴了我們漢代文化底遂行了如何可驚的發達〔註四〕。還有是中國底南方交址支那底事：由法蘭西底學者之手，在東京地方等，發見了與滿洲朝鮮同樣的漢式的墓，證明中國文化在這方面也同樣波及了，特附及〔註五〕。

到漢底政治的勢力衰弱，正相反，在北部朝鮮，歷來的朝鮮民族漸漸得勢，終于建立了高勾麗國；但其文化，全然攝取漢及三國、六朝底中國文化，祇將它多少地方化了些罷了。平壤底西方江西、真池洞等底高勾麗國古墳中遺留着的優秀的壁畫，正是說明如何地漢六朝底美術到朝

鮮去，距石器時代已數百年，至少，高勾麗底支配階級儘採用及消化高度的中國文化的〔註六〕。

註 1 鳥居龍藏君南滿洲調查報告、八木獎三郎君滿洲考古學等。

2 濱田刁家屯底一古墳（東洋學報第一卷）。濱田在南滿洲的考古學的研究（東洋學報第二卷）。

3 東亞考古學會編輯魏子高（東方考古學叢刊第一冊）。關於牧羊城遺跡，預定在最近的將來，出版報告。

4 關野貞博士朝鮮古蹟圖譜，關野貞博士樂浪郡底遺蹟

(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特別報告第四冊)，原田淑人

田澤金吾兩君樂浪(近刊)。

5 Panethier 氏論文(法國極東學院報文)。

6 關野貞博士朝鮮古蹟圖譜等。

十一 南朝鮮與西日本底中國文化

當北部朝鮮如此地爲中國文化波及，終于幾乎全然被包含于中國文化圈中的時候，南部朝鮮是如何？這個地方，也是通古斯族從北方進來，且恐混合着中國民族、印度奈西亞族等，且日本民族也早移殖，由于這些底混雜而成

的韓民族占據着。史傳中的「三韓」這東西，畢竟是這些民族底集團，其間日本民族底血液也是一個重要的原素，這是須注意的。他們也是開始有着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這是朝鮮各地發見的石器證明了它的；在這些石器中，有那有鱗的鑿形石斧與石廚刀，這在西部日本也出土過，在平安南道也發見過；又石鏃，主要是磨製的，與自遼東半島至西北朝鮮都通行的同系統的，日本很稀有。從這些事實上看，當石器時代，大體上在滿洲邊與朝鮮半島，人種的成分稍稍不同，但同一系統的文化似廣行着〔註一〕。

又中國文化底流入南部朝鮮，我以為怕比北部朝鮮與遼東半島稍遲罷；但自周末也已有若干的交涉的事，由于如全羅南道底康津地方所發見的明刀錢，可以想像，到漢代漸漸顯著的事，也可由慶尙南道底慶州與永川及入室里附近出土的銅器看到〔註二〕，但這不至于變化了文化形態底全體，南鮮依然還在石器時代末期或金石並用期間逡巡着，這由于我們在慶南底金海貝塚中，與王莽底貨泉同發掘了多數的骨器、少數的石器、鐵器〔註三〕可以明白。在前後漢的時候，南鮮，不能不說與正在中國底中央的千

年以上的殷代，在相同的文化階段中。這南鮮顯著地受了中國文化底感化，是自三國進六朝時代以後的事，慶州底古新羅古墳底遺物，是證明這事的一大紀念物。一九二一年偶然發見的金冠塚〔註四〕，及其後被發掘的金鈴塚與金鞋塚，瑞典皇太子遊日時被發掘的瑞鳳塚中，出土了六朝式的忍冬紋與有蓮花紋的柄香爐、有唐草紋的帶金具、腰佩類等，顯示了無可疑的年代。這種唐草紋，原本起原于阿爾泰·伊蘭地方底文化，自西比利亞擴展至東歐，在亞爾巴尼亞也發見有幾乎同樣的紋樣的帶金具，這是證明文

化底移動的有趣的事實。我不禁想像，朝鮮于中國中央底文化以外，有不通過中國，經由北方亞細亞而流入的斯基脫·西伯利亞底文化罷。又從上述古墳中發見玻璃器等，這不消說，是西域交通底結果，流入中國了的，如此，在朝鮮，六朝的中國文化，濃厚地影響着，同時，日本的底文化也留着痕跡，這是不能忽視的事實。關於這一點，下節中去講述；總之，這慶州底古墳底遺物中，黃金細工品非常之多，這是與在南俄斯基脫底酋長底墓中的同樣的，告訴我們這南鮮底貴族王者底愛好豪奢的好尚及其趣味底

低微。總之，南部朝鮮比諸北部朝鮮，受到中國文化底影響稍遲，更大大地發揮地方的色彩，自六朝至唐代，便爲中國文化圈包擁了。到六朝，與北鮮並肩，有了造成三國鼎立底形勢的發展。

其次，西部日本，恰與南部朝鮮幾乎取相同的徑路，受了中國文化底影響；證明漢以前與中國交通的遺物，比南鮮更少，除了在備前底三原町附近出土明刀錢這稍稍不確的事實，及在琉球底貝塚中發見明刀錢的報告之外，怕與漢以前底銅器——尤其是與南部中國底銅器有關係，且

祇想像爲在日本變化了而製作的銅鐸這東西，在近畿東海等底地方發見。到了漢代，漢倭奴國王印與漢式的銅鏡、劍、玉璧等在九州發見；又在九州與山陰，因爲有王莽底貨泉出土，所以在中國底史籍底記事之外，可以用考古學的遺物證明其交通。固然這是通過朝鮮的交通居多，但想像直接與中國領土的交通也存在着，是妥當的。而且這些貨泉，是與石器時代終末的金石並用期時的遺物一同發見的，所以西日本，迄于王莽底時代即公歷一世紀時，大體上是石器時代底終末，可以看作由于漢文化底影響，才

進于金屬時代文化底黎明期的。這不能不說實是日本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劃期的事件。但這漢文化是鐵器時代的，所以雖輸入銅劍等，在大體上，是鐵器時代的文化。因此日本，與南鮮地方，同自石器時代，一躍而進鐵器時代。

自漢以後到六朝，與中國的交通漸漸頻繁，這是漢六朝底鏡，在日本底古墳中發見了許多許多這事實，是最有力地證明了的；這交通，我以為不是通過南部朝鮮的；而是直接的。其理由之一，是在南部朝鮮，日本古墳中出土的漢六朝底鏡，非常之少，且可由中國底歷史的文獻中推

察。就是，魏明帝于景初二年贈倭女王卑彌呼以刀鏡，魏廢帝于正始元年也有同樣的事，這見于三國志；又在允恭（公歷四五——四五三）、安康（公歷四五四——四五六）、雄略天皇（公歷四五七——四七九）的時代，出使于南朝的宋的事，見于宋書；所以當時，從中國南朝輸入鏡等的事，是可以想像的。在這以外，間接地經由朝鮮輸入中國文物的事，是不消說的，重要的，第一是文字與書籍，其次是佛教。如此，通過朝鮮，于輸入中國文化之外，中國的文化傳播至日本的事也得考慮。例如在中國幾乎

看不到的黃金製的耳飾，與一種的環頭的太刀，或者是斯基脫·西伯利亞的東西，或者即令不與中國藝術全然無關係，但不能不說是很朝鮮化了的東西。

如上所述，在朝鮮底民族中，混雜不少的日本人底血液，在三韓中的弁韓，即在任那地方（洛東江沿岸），尤其如此。以這人種的親緣爲基礎而成就的，是半島中的日本底根據地的任那。新羅（舊辰韓底一部）也與任那沒有大區別的，所以從某一點上來講，南部朝鮮底人種與西部日本沒有大差別的，在文化上，同樣，說是成爲一個文化

團體的似也適當的。這些地方底古墳，其構造內容頗爲一致的很多，這是最好的證據〔註六〕。而且這不僅在任那地方，在全羅南道（舊馬韓）底一帶地方，也有九州很多看到的大甕式棺與埴輪的樹立物等，其內容的遺物也與新羅任那沒有大差別，這由谷井氏底調查已明白了的〔註七〕，可用以證明西部日本與南部朝鮮底頗有密接的關係。

註 1 濱田耕作梅原末治金海貝塚調查報告（一九二二年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報告）等。

2 藤田亮策梅原末治小泉顯夫君南朝鮮間的漢代底遺蹟

(同上 一九二二年度報告，第二冊)。

3 濱田梅原金海貝塚調查報告(見前)。

4 濱田梅原慶州金冠塚及其遺寶(朝鮮總督府古蹟調查特別報告第三冊)等。

5 高橋健自博士銅鏃銅劍底研究等。

6 濱田朝鮮底古墳(考古學雜誌)，關野博士朝鮮古蹟圖譜等。

7 谷井濟一君朝鮮總督府大正六年度(一九一七)古蹟調查報告。

十二 原始日本

上面，我就南部朝鮮與西部日本底關係，又就漢以後的文化流入這些地方的經過講了一下；最後，就與南部朝鮮底民族有親緣的日本人本身底人種的考察及其與中國文化接觸以前的狀態是如何，稍稍講述，以結束這講演。

關於日本民族底人種的位置，雖則很有及已有種種的討論；在學術上，大體上固已達到不能變動的決論。與在一般的動物界、植物界一樣，日本底人種，大體上是由南方系與北方系底混合而成立的，這是無疑的事；于作爲北方系的，即與作爲現在的倭奴殘留着的人種有相同的特徵的人種外，加以南方馬來·印度·奈西亞族底要素，及朝鮮民族與中國民族而成的一種的混合民族，這在島國，是最可以有的事。

當然，這人種的混合底過程，即令有史以後，也還在

繼續着，——不，現在都還在繼續着，大體上，倭奴的人種與南方馬來的人種底混成，在很早的古昔已在遂行的，所以這是造成了所謂『原日本人』（Proto-Japanese）這東西的。就是，作為其基礎的人種之一，有倭奴的底東西存在着，這是無可疑的；在九州或西南日本，比較上南方的人種底分子居多；在東北日本，倭奴的分子居多；大概如此。至于混血底比率，當然各地方不能一樣。而且，韓民族及其它，恐怕在有史以前已在混合，所以我以為，這『原日本人』底成立，比一部分人所相信的要古得多，可以

溯諸公歷前數百年或千年罷。（這石器時代底人種問題，由于近年盛被發掘的人骨研究，頗得了科學的基礎。）

我們所知道的他們底最初的文明，是新石器時代底東西，有磨製的石器與土器等。起初，是以保有着北方倭奴的人種所傳的技術爲主；到了後期，尤其是在西部日本，加以朝鮮半島方面底人種文化，盛行南鮮式的石斧，與所謂彌生式土器等了。祇在東北日本，在長久的期間，倭奴的人種底要素非常多，中國文化即金屬時代底文化底影響，比諸西南日本要遲了二三百年至數百年，因此，新石器

時代底文化，比諸西部日本，反而發展得多，在石器與土器等方面，作為石器時代底東西，有了很燦爛的東西。

在這新石器時代末葉，通過朝鮮的或直接的中國文化底影響，終于使西部日本進于金屬文化的時代了，這與南部朝鮮一樣，是在公歷一世紀底前後：這，上面已經講過了。這新文化的曉鐘，先在西部日本響起來，這從大陸與半島底地理關係上來看，是最自然的事；此後，繼續着祝部土器底製作、古墳石室底築成、鑑鏡底輸入模造、金屬利器及裝飾具底使用等，都是由于從這半島及大陸的兩

者來的中國的文化或朝鮮化的中國文化底影響的，這是不消說的。今後的日本如何地迎接多忙的歷史，經由朝鮮的文字底輸入，接着注意於佛教底渡來與六朝文化底移植，不久又成了唐代文化底輸入，這經過，從文獻上也容易知道其大體的；中國文化中包含上述的各種的外國的要害，也自可推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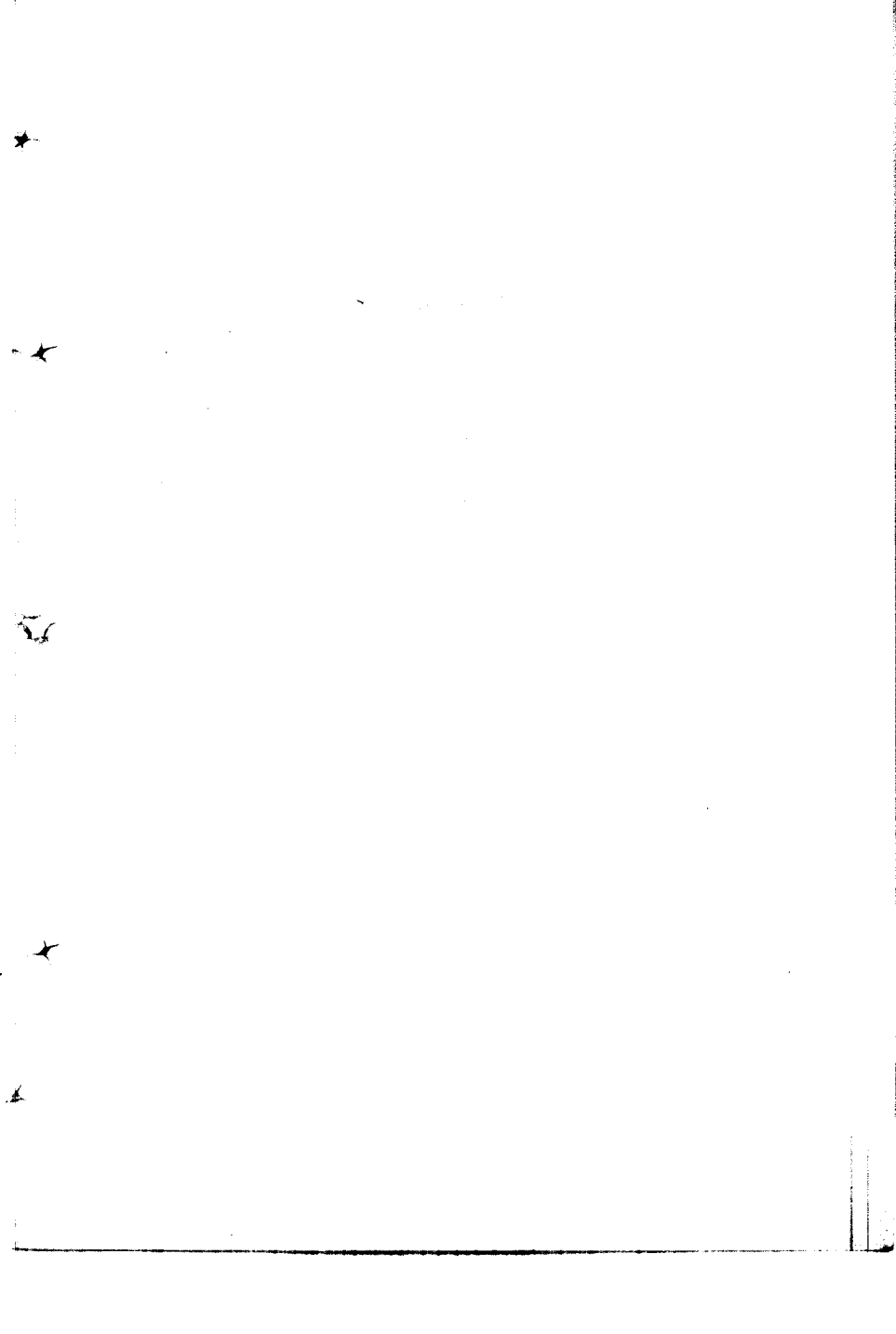
以上，是從考古學上看到的，以中國爲中心，就朝鮮日本底文化底源流及其黎明期，作了個極大體的觀察；現

在能夠講述這點事實，也不外于過去的長長的年代，尤其是近年來，東亞各地底貴重的資料底發見及學者底研究底恩賜。但在這大體的觀察中，也有着許多或者過于大胆，或者尚未成熟的思考，如其要講述這以上的詳細的事，那末便爲荆棘所封鎖，甚至于小徑，不通的都很多。這些，如數年前的我底論述，在數年後，不能不如此地改變或增補一樣，東亞考古學界底將來的造詣，充滿着可以期待的極大的希望。我自己，雖則力量微弱，也如在過去那麼，在將來對於這研究也要盡幾分的力的。

註 這節底參考書，過煩從略。

附錄

日本文化底黎明



我今天在諸位之前，揭出如此廣汎的——不，漠然的題目，而且是在極短的時間內講了的；關於這題目，並不是另外發表新的研究，只是想把我們考古學者，不，我自己對這日本文化底黎明，抱着如何的見解，來簡單地中

述一下。

人類底文化，在考古學上，從利器底主要材料上來着，經歷石器時代、青銅器時代、鐵器時代的三階段而發展，這在世界上各地方各民族幾乎是普遍的現象；又其間石器時代，其經續的年代比其它兩個時代要長得多，可以把他分爲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這些事情，我現在無須再在諸君之前申述，諒早知道了。所以我在講日本底文化如何地在這亞細亞底東海開始輝耀其曙光，其狀態如何的時候，其勢非先從這石器時代的事情上——舊石器時代的

事情上講起不可。那末，在日本，舊石器時代底文化存在着的證據可有嗎？

對於這問題，我們現在只能給與「沒有」的回答。實在，不只在日本，直到近年爲止，在東亞各地方，全然沒有舊石器時代的人類底遺物發見。俄屬西伯利亞，在葉尼塞河底上流地方，薩文珂甫、德·倍伊兩氏於一八八六年以來，採集稱爲舊石器的東西；但闡明其地層與共存動物底狀態，能確實地證明它，這是有待于一九二〇年美爾哈爾特氏底研究以後的事。其次，在中國，在陝西省底北部

鄂爾多斯地方，于一九二三年，法國底學者利桑、夏爾唐兩師，才與確實的舊象等底遺骨，一同發見了屬於摩斯梯期或奧利納克初期底形式的石器；這是很重大的事件。（我最近在中國天津底北疆博物院中，得到實見其遺物的機會。）又安德留斯探險隊底納爾遜氏，在蒙古戈壁沙漠中，得到了舊石器的東西。如此，在亞細亞底東部這些地方，至少，在舊石器時代底後半期，已有人類在居住；這已是無疑的事。但在日本，除了從前孟洛氏等報告了若干作為舊石器而有疑問的東西之外，不曾發見過任何確實的遺物

，所以如上所述，關於舊石器時代底文化，現在，只能回答在日本不能證明其存在；但既已舉示了在東亞底大陸，他們在居住着的證據，又既已知道他們在居住着的時候底同種類的獸類在日本也有，便不能預斷在日本，他們不會居住。不，實在我對於將來的發見，有着很大的期望。

二

但如上面那麼的預想，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日本底人類居住底確實的證據，始於新石器時代，日本文化底黎明

在這時輝耀其曙光，這也是現在再來講是可笑的事罷。只是，這日本底新石器時代底文化本身，固然是存在于日本底國土之上的文化，但說這與後來的日本人底文化是無關係的，尤其是其人種上的聯絡是全然沒有的這種觀察法，從前很普遍，可到現在，至少，我們已並不這樣觀察，就是，這石器時代底人民，不論其人種上或文化上，都與後來的日本人有聯絡，在其間可以看到密接的關係。

這日本底新石器時代底文化，由于近年來的研究，至少，已明瞭在其文化底『形態』上有兩個主要的區別或順

序。這在石器方面是另一問題，在土器上，看到二個種類，一種是大體黝黑色的有繩席紋的所謂繩紋土器，一種是赤褐色的無紋的或有幾何學的紋樣的所謂彌生式土器。其中，發見前者的遺跡，大體上較古，後者較新，這由於各處的層位的顯示可以證明，在學者之間也已沒有異論了的。又至少，後者底一部，在其文化底性質上，直接連續於後來的金屬時代，是屬於可以叫作所謂金石並用期的過渡期的，這酷似歐洲底新石器時代與青銅器時代底關係，以這彌生式土器為標幟的石器時代文化底出產者，即令在人

種上，也是成了日本人祖先底主幹的，這觀察也是一般學界所承認的。

再進一步，製作古「形態」的繩紋土器的石器時代底民族，果屬於如何的人種，關於這個問題，很困難的討論便紛起了。在以前，說是「珂洛撲克爾」的埃斯基摩類似的東西的學說很盛行；到近年來，有說這是見諸國史的蝦夷即現今的倭奴（Ainu）底祖先，有說這是有近于倭奴的性質的民族但不直接是倭奴底祖先，這麼的學說最占勢力了。但較近，這石器時代底人民底墓地在各地發掘出來，其人

骨出現了許多，這由於專門學者研究的結果，已明白他們在各地地方，在體質上都顯示若干的差異，有倭奴的特質，也有近于日本人的性質，比直接說是倭奴底祖先的這種簡單的見解，進步得多了；至少，在與彌生式土器文化生產者之間，也認識了民族上的血緣關係，這是穩當的了。原本，這是很不容易的大而且精密的問題，在這裡，爲要極簡單地講述我自己所採取的觀察法，所以希望瞭解上面所述。根據這個觀察法，在石器時代底兩個文化上不同的「形態」之間，相互間也有密接的連絡，其間，任何的「夏

斯』都沒有，大體上，在古的繩紋土器製作者之上，後來加入新的人種的文化的要素，成就其後的彌生式土器製作者底文化，再在這上面加入若干的東西，終於形成了現在的『日本人』。如此，時時刻刻地，現在還多多少少地，在文化上人種上加入新的要素，儘作『創造的發展』：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但這彌生式土器底所有者，已有和現在的『日本人』很接近的性質，所以我把它叫作『原日本人』（Proto-Japanese）。

三

這日本底新石器時代文化，固是使用石器爲利器而尙未知金屬的時代的事，所以大概總是野蠻的時代，在這麼地一概而論的人，也許很多。但這不一定如此。例如，比諸開始知道鐵器的希臘人，那青銅器時代的米凱奈文化底所有者，不知道有如何高的程度；單藉利器底材料，不能便說石器使用者是野蠻，金屬使用者是文明，而在金屬中，鐵使用者比銅使用者開明。就是，在日本石器時代底較

古的繩紋土器製作的『形態』中，其中，代表關東及奧羽地方，如陸奧龜岡遺跡的文化，即令在全世界，作為新石器時代底文化，也可以推測發達到了頗高度的境域的。在石器的製作中，除了埃及底石刀，像日本底石鏃那麼數多而又纖巧的，很少；在磨製石斧及其它，也顯示出很優秀的技術。尤其是在土器方面，在其器形底變化紋樣底豐富這一點上，在世界中作為新石器時代底東西，除了亞美利加，可以說別處不能得到類例。此外，也製作土偶這種形像的東西，在使用珠玉這種裝身具這一點上也是如此，以

這些遺物爲本，復現當代的文化，決不能一概地說是野蠻的社會；不但如此，而且作爲新石器時代底文化，可以說幾乎達到了其極致。

這石器時代底文化，固然，在日本這麼的島國，不是自發的東西，這是不消說的。在理論上，定然是從亞細亞大陸渡來的文化之流，但是它底徑路，却發生了是從北方的樺太千島方面呢，是從南方的琉球、台灣方面呢，是從中間的朝鮮、九州方面呢的問題。關於這重要的問題，只能說現在還沒有充分的研究；但南方的台灣底石器時代文

化與中國大陸相聯絡，與琉球却並不連繫，比琉球及九州爲新，所以這方面的徑路，不能思考到。朝鮮方面如何呢，在九州，彌生式土器也很多，較古的繩紋式土器文化底『底層』(Substratum)確是存在的；又在朝鮮，與彌生式土器文化的聯絡是有的，但與繩紋式土器的聯絡却還沒充分地證明。那末，北方樺太、千島方面如何呢？這也與東北地方一樣，在繩紋土器文化中，只新的東西已明白，舊的東西還沒被注意。如此，三方面都是此路不通了，但既然並不是在日本自發地產生的，仍舊定然是從這三條

路中底一條渡來的。我如其敢加以想像，那末，這北方與朝鮮方面之一，現在雖則沒有發見，將來總有它底證據出現罷；總之，日本底石器時代，可以推察應與北方亞細亞相聯絡的。關於這一點，烏居博士旅行西伯利亞，在哈巴洛夫斯克博物館注意到與日本底繩紋土器全然相同的破片，這是很重要的事。（烏居博士把這破片解爲由于交通，得自日本的。）從北方亞細亞到南俄羅斯的大平原，闡明這些石器時代文化底系統的材料，雖則還沒有充分地知道；但看到東北歐羅巴的新石器時代底土器與日本底繩紋土

器相類似的事實，我便描畫了一個想像說。就是：日本底新石器時代文化，是遠自東北歐羅巴向北方亞細亞擴展而移動的人種所產生的；在這些大陸的地方，後來流入金屬時代的文化（斯基塔文化，中國周漢文化等），便進於青銅器時代，所以作為新石器時代底文化，不會高度地發展便終結了。但其一部族，渡到海東日本的島上，在那邊發見和平的樂土，而且在短期間內，不受大陸來的金屬文化底影響，所以發展其新石器時代底文化，終於到了終端：我想上述那麼地來推測。這須與倭奴人是『原北方人種』

底早已分離了的人種這學說相俟，這想像才是可能的；但在現在，固然只是沒有積極的證據的空想。又亞美利加底石器時代，也是該與這北方亞細亞相聯絡而思考的罷。

四

其次，雖產生了石器時代底第二個『形態』的彌生式土器的文化，但這文化底產生者，如前所述，是可以說是我們底直接的祖先的『原日本人』，可實際的骨格上的研究，其材料並不充分，反不如較前的繩紋式土器民族底骨

格，而是從別的文化上的性質來如此推定了的。就是：這彌生式土器，因為在其手法形態等方面，與後來的日本人所使用的土器也相類似，所以只有從這土器，在與歷史時代的日本人之間，可以求得人種上文化上的親緣，便推測恐怕是同一民族罷；又同時，這土器底一部，有與繩紋土器相類似的地方，如上所述，與繩紋土器產生者在人種上文化上沒有關係，是不能說了。因此，我們相信，向繩紋土器文化所有者居住的地方，有新的人種底波浪，到日本來，這是開始新的彌生式土器製作底技術的，與歷來的民

族相對照，在人種上、文化上都混融了；這是最自然的觀察法。這新來的民族，在各土器底製作這種技術上，有稍稍進步的窯，已有工業的性質；但在美術的意匠等方面，却比先住者劣遜得多，所以隨着這新民族底占優勢，當時的日本底文化反暫時地黑暗了，退步了：我如此想像。這恰如希臘底所謂獨利亞人，當侵入歷來的米凱奈文化所有者之間的時候，顯呈同樣的情勢。但在別一方面，繩紋土器文化，已達其自身發展底極度，已到了末路，所以往後的發展，在文化方面，當時已劣遜，由於內包着活潑潑的

元氣的新民族底血液與文化底輸入，才得了救濟，這才能開了將來的活路。

那末，這新民族是從什麼地方渡來的？這是從朝鮮半島渡來的。這從下列兩點，可以推測：這種文化在自九州到西日本有最顯著的痕跡的事實，及朝鮮底考古學上的發見。這文化民族底波動，不止一次，是常常在反覆的。其當初的，是有着石器時代末期的文化的罷；入後來的，已進於金石並用期，金屬也帶來了。這金屬底輸入，在日本文化底黎明期，實是最重要的事件，這才發展了新的日本

底文化，這是不消說的事。所以我在下面，不能不就這金屬渡來的事情一講述了。

五

如適才所說，彌生式土器製作者的經由朝鮮半島渡來的新民族，終于將金屬文化帶到了日本；那末，他們如何得到金屬的知識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就東亞底先進文明的中國即在近鄰存在着的事實來看，便很容易想像。這是從中國傳承了來的罷。這由考古學上的證據已確定了的

，這實是極平凡而且廣知的事實。中國，如諸位所知道的那麼，早在殷代（或者漠然地說周代以前，也許反而適當。），至少其中心部已由石器時代進於金石並用期；到周代，已達青銅文化底極盛。（關於這中國底古代，去年以來，中國北京中央研究院底李濟氏等在殷墟的發掘，得到了劃期的結果。）這優秀的青銅文化，如水之向下，由中心及于四方。又況由於漢民族底自然的膨脹，及基於周末國內底政治的不安的移住，他們作了民族的擴展；隨着這個運動，金屬文化即青銅文化，波及到近鄰的後進民族國土

上，這是最自然的現象。如此，從山東到遼東半島，再到朝鮮底北部，在周末，中國文化已與其民族一同流入，歷來的石器時代文化漸漸進而為金石並用期，為金屬時代，這是由於從南滿洲各地發見的遺物，即與中國式石器，有若干的青銅品與明刀、布泉等錢貨一同出土的事實，確實地證明的。

從周代末期，秦，到了漢初，這中國民族底人種的文化的波動，更大規模地及於東方了。漢武帝時的大擴展，是最顯著的，這實是東亞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但我相信

，這大擴展，決不是在武帝時突然發生的，定是以前所述的周末或這以前的漢民族底人種上文化上的擴展爲基礎才能開始遂行而且成功的。漢代的中國，已進於自青銅器到鐵器的時代，所以其結果，自遼東到北鮮，完全沐浴到自青銅器到鐵器時代的文化了。這漢代底文化，再經由朝鮮底沿海，波及到日本底西南部，終於日本也由石器時代進於金石並用期了，但如上所述，漢代已是行鐵器的時代，所以在這些地方，尤其是在日本，次於銅，幾乎相接連地，便行了鐵，沒有特劃青銅時代的一個時期的餘暇，便移

入鐵器時代了。關於證明這些情勢的考古學上的事實，我也常常講到，諸位大多也知道，而且時間不夠，所以不詳述了。

由於以上所述的情勢，日本受了漢文化底影響，在公歷一世紀前後，從石器時代的長夢中醒過來，作爲新的文化史上的工作者，在歷史時代的舞台上出現了。當然，日本底各地方，並不是同時光被了這文化的。如東北地方，在今後數世紀或數世紀以上，還在石器時代的舊文化中彷徨；不，甚至於石器時代底較古的繩紋土器底「形態」還

殘存的地方都還有。對於這些殘剩的民族文化的民族運動、文化運動的進程，便是日本民族底國土經營底歷史。次於這漢文化（作為其要素之一，混融着北亞細亞底斯基塔文化，這是可注意的事。），其繼續的六朝底文化進來，又唐宋底文化流入，日本底文化在沒有經歷數世紀之間，便能與其文化底母國並肩進行了。與石器時代底文化，在這國土上，遂行了特殊的發達一樣，這些中國文化要素，也與本國絕緣，在日本遂行了特殊的發展；關於這，是現

在不必再詳述的顯著的事實。

我這便終結了這粗淺的講演。以上，我只是講述極其平凡周知的事實與見解，如其我有想特別提示的處所，那末是下面的一個見解：論述日本文化底黎明的，要闡明決不是把石器時代文化當作別的東西而分離開來，這在其後的文化史上有重要的關係；而且其文化有頗高度的發達，又石器時代底兩個「形態」，在文化上民族上，互有聯絡，更進一步，這與原史時代的日本有不斷的連續。這是我這講演底着眼處。